

韓詩外傳卷第九

漢 韓 嬰 撰

孟子少時誦其毋方織孟轅然中止乃復進其
毋知其誼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
所失復得其毋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
之後孟子不復誼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
子問其毋曰東家殺豚何爲毋曰欲啖汝其
毋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
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

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
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祿也母曰爲相三年
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
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
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
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
令復爲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
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
則臯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
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
之三矣少而學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
高尚吾志聞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
絕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
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
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

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
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
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
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
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
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
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
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
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在

孔適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
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
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
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與
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
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
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

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
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
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
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
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
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
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
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
子秦王聞之怒以太牢且辭其兄爲大夫詩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
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
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
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
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
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
無良我以爲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

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自猶人何
爲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
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
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
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
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
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
禮則無以事其士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
凡第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

公曰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
之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
曰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
君其細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
曰君欲成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
曰君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曰水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乎
曰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
而內及外已不欲物施於人子何言吾師

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
夫事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
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
爲之力今徒異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
其異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焉而亡之景
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
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
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

之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
之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
之罪四也此四罪者故
當殺之也景公曰止此亦吾過
矣願天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
用者解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
以荆伯柳爲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
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

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
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
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沒可謂勇
矣詩曰邦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
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
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
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
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

日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
者國日安主日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
也臣非能相人也辨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
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
彼己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
哀孔子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
曰鄉者刈著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

曰刈者新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
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
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
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
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
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茂山之上孔子
然嘆曰二三子各曰爾志也相覽焉山曰爾

如也曰得而不知如月亦羽如朱擊鐘鼓者上
聞於天下淵木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
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
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
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
曰鮑魚不與蘭芷同筍而藏桀紂不與堯舜
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
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
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

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
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得之冠爲子宰焉賢
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
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
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
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是常
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毋曰婦無
禮請去之毋曰何也曰踞其毋曰何知之孟
子曰我親見之毋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
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
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
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
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芣
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

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
 曰三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
 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
 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也所
 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
 聞之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
 之顙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盜
 盜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高肩弱脊此惟不
 及四聖者也子貢曰然姑布子卿曰子何也

下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歛而樽布器而祭願
 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
 王道衰敗教失強陵弱眾暴寡百姓縱心莖
 之網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

乎

脩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汗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微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備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君子之居也綏如安妻安如福村天下有道則

前侯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

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
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
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
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
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
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
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
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

毛惟悴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
彼不得其食而噉之者不遠千里而從君遊
者君食不足而欲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
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
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黃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
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
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
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履為食食粥甕履無怵

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
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
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
可與晤言

待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
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
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
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內
史王然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理
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無道之地
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婦
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蹙因為由余請緩期
使其君臣有閒然後可以繆公曰善乃使王
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
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媼縱
卒馬多死由余歸取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
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爲公費乎
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
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
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
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
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
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
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又交友而中絕
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於
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
不可以不知也

馬吾田基歲不收土

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

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
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晷日君子可不留意哉
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
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爲
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

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

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久醜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買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聞聞威

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魏魏乎蕩蕩乎
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之非
瞋目搯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卒得勝疾
笑嗑嗑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
也

韓詩外傳卷第九

詩外傳卷第十

漢 嬰 撰

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
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
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
何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
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
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
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

再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
士而不惡聞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
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
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
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
說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
邦人潛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
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
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
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
有爲謝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祉
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
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
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
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柔
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
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

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
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
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
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
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
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
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

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
國又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
須又冀過君之資遊於外君以餒介子

推割股天下莫不聞君之罪亦大矣罪至
十族未足寒君之熱

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昔惡人自安矣於

是文公大悅遂許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
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
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甲服即康功田

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

傳曰言爲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
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
既至矣如之何憂之長也按天子策一矣曰
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
按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
萬民望之按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
帝位以治爲憂未以位爲樂也詩曰天

斯不易惟王

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
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
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曾謂有子曰太
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太王賢昌
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入王將死謂曰
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我而安太
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
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

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
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蒞文王文王果
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三季獨知伯是
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三季可謂是始
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天降之祿惟此王
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薦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伯反吳吳
以爲若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

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
得之珠璣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
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
與王其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
不敢爲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
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
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

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憚而去詩曰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蓄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蓄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

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積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蓄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蓄丘訢果夜來拔劍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三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蓄丘訢引劍而去曰嘻所

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
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
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獲咨
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
獲管潰失臣欲亡爲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
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獲管在此
願以汗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
終身以爲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
氣志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宮曰吾聞
國中卒有壞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
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
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
弟父之爲醫也以莞爲席以芻爲狗北面而
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
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

中古之爲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爲醫也樹木
爲腦芷草爲軀吹竅定腦死者復生子之方
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
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
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
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味投而中
蠱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
者以爲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溫耳焦焦
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

診世子以病報說侯問之足跣而起至門曰
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
之息得蒙天地載長爲人先生弗治則先犬
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
礪石取三陽五輸爲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
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摩子儀反神子越扶
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
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
者起死者猶可藥而况生乎悲夫罷君之治

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默然汗出至而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䟽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

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駁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公乃求酒遍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毋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

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毋
死於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
將軍曰夫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毋沒
將軍之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
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
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
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
子曰夫北以養毋也今毋歿矣吾責塞矣吾
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斷朝涉剝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爲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爲無道至驅一

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干將之劍能斷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爲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微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
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衰衣應步帶著桃父桓
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
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
爲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
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父桓公說其
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
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
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
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
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
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
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
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
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

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
 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
 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
 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
 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
 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
 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
 樹乎名楸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
 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

原今居楚而善盜何也
 何怪乎時
 不報
 化使然爾王又
 取之牧者
 之野也

者乎是時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
 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
 季子立於堂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顏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
或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
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
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
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
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
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
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

爲無所好也臣聞之魚鱉厭深淵而就乾淺
故得於劍刺而魚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
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
乎景公曰不然爲何者晏子對曰君之
牛在爲宗廟而不以爲食則人太宰在爲
獄不中邪則大司馬在爲國家有餘不足
邪則巫賢在爲國子猶有四肢也而得
代焉不可廢也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
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

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
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
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收諫其
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
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
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
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
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

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
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
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
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
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
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
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
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

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
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
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
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
而賦歛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
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
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
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

之爲齊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
姓之田曰稼穡和維寶代食維好

也文侯問里克曰災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
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
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
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
夫之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

楚有十日中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

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
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與後齊日以
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
三十四世而亡猶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韓詩外傳卷第十終

跋韓詩外傳後

斯道於天地間寔元氣之敷布無所不在而
分量之大小則自夫人之所至何如耳六經
元氣所鍾後有作者弗可及矣下逮諸子凡
言之可以適道者君子欲有所托而傳焉愛
道之心也予近閱書家塾得先君子所藏韓
詩外傳取而讀之其事肆其變備其義微當
為漢人之書無疑也乃以質之鵲湖子鵲湖
子曰固遺書也因復梓之使凡讀經者取焉

猶幸可以翼道也夫道不常明而載之簡策者廼魚兔之筌蹄耳世之能言之士類求之詞章翰墨雖其覃精肆力不無所得要之則去道也遠矣若韓子者可以多得乎哉若韓子者可以多得乎哉於是乎跋

嘉靖己亥秋八月望月泉薛來書於芙蓉泉之秋月亭

